

风暖鸟声碎

肖遥

两只鸟站在我的北窗外吵架，一开始像在商量什么事情，你一声，我一声，叽叽喳喳，忽然又变得激烈起来，就像楼上两口子的频繁争执，一声赶一声，节奏快频率高，即便听不懂鸟语，也知道它俩正没好气。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人家小两口吵架，我在墙角偷听很不礼貌，于是就去阳台上搭衣服，谁料一只鸟负气飞走了，另一只追上去喋喋不休，刚好从北窗边飞到阳台外，就像专门追着我这个观众表演，情绪更激动的那位在桃树上没站稳，还是一个趔趄差点滑下去，翅膀扇掉了一朵桃花，我只好心惊胆战地看它俩站在细弱的枝条上吵，竟然还听出了抢话、反驳、指责、喁喁抱怨，我估计自己再听一会儿，都能听懂它们的鸟语了。

待我搭完衣服，两只小鸟吵闹的频率已经降下来，声音也变得温柔婉转，间或还爆发出一两声清亮的欢叫。我松了口气，心里替楼上那家人遗憾，他们才最应该观摩一下鸟类的吵嘴——过往不究、未来不候，前一秒还在争执不休，后一秒就冰释前嫌。两只欢乐鸟在枝头轻盈地跳来跳去，映衬着摇曳的桃花，“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的诗意油然而生。

说到听鸟叫，我听过最震撼的鸟叫应该是朱鹮的叫声。去年春天，我和小怡去洋县看油菜花。早上刚出门，空旷的山野就传来几声禽类的叫声，比鹅叫空寂，比雁鸣彪悍，小怡惊喜道：“是朱鹮！”朱鹮果然是6000万年前的活化石，叫声穿透力特别强，像是从非常遥远的时空传来，听说电影里恐龙的声音就是模拟朱鹮的叫声。拿音乐比喻的话，朱鹮的叫声就像

编钟——嘹亮、张扬、古朴、浑厚，引发了山谷里的回音，虽远不如其它鸟叫声精致，却有种粗粝、浑朴的动人。小怡戏言：“比起朱鹮的叫声，其它鸟叫显得鬼鬼祟祟了。”想想也是，如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才是这山林间的王者，朱鹮20年前差点灭绝，洋县为了保护朱鹮，多年都不再种植打农药的作物。两只朱鹮从我们头顶飞过，越过湖水飞进密林，扇着翅膀，姿态从容，一副没有被这个世界毒打过的样子，难怪人们喜欢这种来自远古的动物，听到它的叫声，某种来自基因深处的、有关上古的记忆仿佛被唤醒了，我挺了挺腰杆，觉得世界都变大了，身体也变得舒展起来。

不知何时开始，我喜欢听鸟叫胜于听人言。有一次我边走边接电话，发现自己说不了句完整的话，因为不时被鸟叫声打断，我试图提高声音，还是压不住鸟叫。才发现自己正在经过一个树林子，鸟儿们还在从四方八方赶来集会，成百上千只鸟儿在说话，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而我，仿佛置身于鼎沸喧闹的大卖场，忽然觉得自己正在接打的这个电话好无聊，于是干脆挂了电话，专心听鸟叫。

听这些小生物吵吵嚷嚷，我开始还会揣测它们在讨论什么，是不是在准备过冬的食物？是不是在搞军备以御外敌？后来意识到鸟儿们熙熙攘攘可能啥也不为，只是非常单纯地聚集在一起玩耍嬉戏，我心里也轻松起来。听得多了，犹如不小心窥探到另外一个世界，会发现听鸟叫就像听风听雨一样，会生发一种没来由、无目的、却极其纯粹的快乐，于是我经常去那个树林子，静静地听鸟叫，享受着大自然广阔神秘的美，变得像个孩子一样开心。

金银花

朱玉凤

门前池塘边，成片的金银花长势迅猛，几天就已一大片，藤蔓吞没柳树的枝头，并有覆盖旁边斑蝥的趋势。她们相互缠绕着，头贴着头，打着弯儿，扭着枝儿，悄无声息地抽蔓、开花。

清晨，我和本村的姑娘们一起头戴几束新摘的金银花，背起书包，迎着朝阳，蹦蹦跳跳地向学校走去。花香也随着我们，弥漫在上学的路上，散发在读书的教室里。

饭后，父母趁着阳光，将他们刚打过的油菜杆翻过来，我和小妹端着瓷盘，来到前花园，顶着艳阳，摘下一对对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像模像样地，要送给父亲做金银花茶。父亲用旧报纸垫在煮饭用的大铁锅里，将我们姊妹俩采回来的花苞分次进行焙火。瞬间，缕缕清香，随着空气的流动，飘至土屋的每一个角落。走出厨房，父亲取来一个干净的瓷杯，拈上一小撮金银花，放入杯中，然后倒入刚烧的开水，半合上盖。少许，



大地锦缎 李昊天 摄

他揭去杯盖，端起杯子，轻轻地呷了一口，抿了抿嘴，喜笑颜开地咽了下去。看着父亲甜蜜的笑容，我和小妹也情不自禁地相视一笑。

一直很喜爱金银花，因为她就像我们农家姑娘，淳朴，素雅，顽强。她从不究

竟生长环境，墙角旮旯里，院墙外，树林中，沟渠旁，随处可见；她不要施肥，不用浇水，也无需搭架；她不爱修饰，没有碧绿的叶，没有挺拔的枝，只有乳白的花，淡淡的香。

可是现在，当我再次来到小区南门时，看到的却是被金银花缠绕致死的几株红叶石楠，心下不免黯然。

我觉得金银花变了，就像物欲横流的今天，即便是在农村，也难再寻以前淳朴善良的姑娘了。我禁不住落下泪来，为我心中昔日的美丽、淡雅、芬芳的金银花。

把秧安放田里

殷晴

银杏冒出一簇簇叶苞，像绿色的水滴时，家乡的稻秧一定像绿色的针尖一样，立在天空之下。

秧苗下田有两种方式：抛秧和插秧。抛秧是将稻籽撒于模具里，等嫩苗满月，从模具拔出，秧苗又嫩又青，洁白的根千转百绕，紧紧缠住，在模具里成一块梯形锥的土块。抛秧人握住秧苗，往田里抛撒，在重力的作用下，秧苗纷纷落田，曾经将它们从稻籽滋养成秧苗的土块，落进稀泥，幼苗立于清田，疏朗有致，稳而不陷，育苗土将与田里的泥融为一体，继续滋养着这些小禾苗。

抛秧十分有趣。携土的秧苗在空中划出碧绿的抛物线，如大手笔画家作画。秧“扑扑”落入水田，灰沉沉的田里瞬间有了生命的色彩。

插秧就累多了。育插的秧不同于育抛的秧。一小块水田，耕耘得水与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拢成宽而长的畦，将出芽的种子均匀撒入沃泥。待秧苗满月，便一棵棵拔起，苗根拖着稀泥，集了一手握，取一根老稻草捆扎起来，用簸箕担到清田埂上，一把把秧苗被抛到清田，插秧的人弯着腰分插。就这样，上一波的老生命托着这一茬的新生命，去往稻田，开启新一段轮回。

插秧比较费体力。人得弯着腰，捏着秧苗的根部略上位置，敏捷地扯开，将它们一株株地插到稀泥里。横排，纵列，整整齐齐，如同用秧苗在大地上绘制经纬。这体式，看着轻松，实际上使的是暗劲，一趟插到头，腰酸背疼。插秧这些事，长辈从不让我参与，我跃跃欲试，他们都说：“回去学习，别来捣乱！”看着大太阳，想想水蛭，我不敢下田了。

但是我会去给插秧的家人送水。将茶水交给爷爷之后，我就找个角落，抓蝌蚪去。这些大脑袋的家伙并不像课本里描绘的那样是黑黑的脑袋细细的尾巴，而是灰褐色的，有的长出了细小的脚，看似乖巧地伏在泥上，实际上狡黠得很，稍微有点动静，便尾巴一扭，弄出一团浑水，待水定清，它早已没了踪影。我抓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开。

约摸十岁的时候，又到了插秧的季节，这一次，我也下了田，一方面是好奇心鼓动，一方面是爸爸的怂恿。田里的稀泥融和和的，一脚踩下去，稀泥灌进脚趾缝里，腿似乎被一种力量吸引，持续下沉，黑黑的田似乎深不见底。田到底有多深？难道是探险书中的沼泽，将我淹没？手边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身体，我只得踉踉跄跄地在稀泥里下陷，无助感瞬间涌了上来，差点嚎啕大哭。当稀泥淹没小腿肚的时候，脚底终于踩到了坚实的土地，心里骤然踏实了许多。那次插的秧苗没几棵，但在稀泥里感受到大地坚实的那一瞬间，怕是永生难忘了。

“人是要敬畏大地的。人于土地上生长，触了地气，才能健康。”这是我爷爷和我说的话。爷爷耕耘在村小学那块土地三十多年。在职的时候，凌晨去田间干活，回家洗个澡，换上衣服，去学校上班。退休后，家中的田舍不得抛荒，年年耕种，在插秧的季节，他在田里待一天好像也不累，我小时候常想：这老头，难道得道成仙了？

